

# 跑吧， 狐狸小南

(美) 凯西·阿贝特 (美) 艾莉森·麦基 著 郎建国 译



# 跑吧，狐狸小南

(美) 凯西·阿贝特 (美) 艾莉森·麦基 著

郎建国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跑吧，狐狸小南 / (美) 凯西·阿贝特, (美) 艾莉森·麦基著；郎建国译。—— 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7.3  
ISBN 978-7-5306-7186-3

I. ①跑… II. ①凯… ②艾… ③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7223号

**跑吧，狐狸小南**

(美) 凯西·阿贝特 (美) 艾莉森·麦基 著  
郎建国 译

出版人 李勃洋

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

电话传真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刘佩莲

特邀编辑 杜益萍 王义珍

装帧设计 江宛乐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00千
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06-7186-3

定 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发邮件至 [zhiliang@readinglife.com](mailto:zhiliang@readinglife.com)

## 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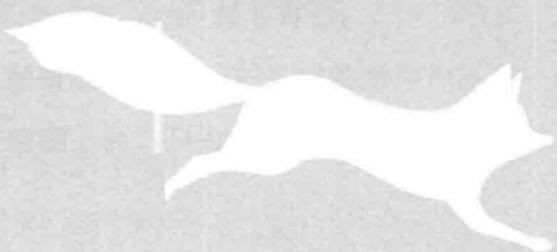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分 1

第二部分 45

第三部分 125

## 第一部分

### Part I





朱尔斯·舍曼躲在被子里，听着姐姐西尔维走出她们的房间。西尔维一出去，朱尔斯就溜下床，“砰”地把门关上了。她还在生气。西尔维以为自己是谁？前一天，她再次在门廊台阶那里撇下朱尔斯，甩着红棕色的鬈发，跑进森林消失了，毫不理睬朱尔斯让她等等的哀求。哪怕等一次呢！

西尔维总是这样我行我素。瞬间起跑，速度飞快。一次又一次，朱尔斯被撇在那里，孤零零的。

朱尔斯气得双颊通红。这次是在关门的回声中。时间还很早，窗外灰蒙蒙一片，只有从门下溜进来的一线

光亮着。

即使是在这微弱的光线中，朱尔斯也能看见西尔维最喜欢的 T 恤，还有西尔维打算这天穿的毛衣和牛仔裤，它们全都摆放在她的床上。朱尔斯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抓起那件 T 恤，径直走到窗台前。她把 T 恤当成篮子，一下子将她所有的岩石都扫进了 T 恤里。哈！西尔维会气疯的，那可是她最珍贵的 T 恤！

这件 T 恤又薄又软，闻起来有棉花、椰子洗发水和西尔维的味道。朱尔斯深吸一口气。西尔维喜欢椰子洗发水。事实上，她喜欢所有椰子味的东西：椰子冰激凌、椰子糖、椰子蜡烛——包括萨姆当圣诞礼物送给她的那根。西尔维说椰子味是她的“标志味”。

朱尔斯不知道自己的标志味是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绝不是椰子味。

她把 T 恤里的岩石倒在自己床上，然后把书架和梳妆台上的岩石，还有爸爸作为圣诞礼物送她的木头盒子里的岩石也通通倒了上去。这些岩石散落在床单被子上的峰谷图案中。接着，她把枕头扔到一边，又将岩石捧到枕头原先所在的地方。

朱尔斯从睡衣里拽出挂在脖子上的手持放大镜。那是爸爸最近才给她的，大约有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。明亮的 LED 光亮了起来。

“每个岩石迷都应该有一个。”爸爸告诉她。

这镜子能放大十倍，放到石面上，就能看到不同成分叠加形成的条纹，以及光滑闪亮的边缘。这些边缘可能是被镐子凿的，也可能是被施加了更大的力量，比如冰川，好像曾有成千上万吨冰从岩石身上滑过，它才被打磨得如此光滑。

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她的小 LED 灯像个微型太阳，照耀着她的岩石星座。她的床就是星系——舍曼星系，只有床单和一床温暖的羊毛毯环绕。

现在她可以开始给岩石分类了。首先分为三大类：岩浆岩、沉积岩和变质岩。然后每类再按大小分，最后再摆成纵列、横排和环状。随着不断地分类、一次次地重新摆放，她觉得自己逐渐冷静下来。她边摆弄石头边低声念叨：“大理石、页岩、片岩、石英岩、砂岩、燧石、白云石。”

还有第四类，没有学名的岩石——许愿石，专属于

那条河，她不会拿出来展示的岩石。她把它们放在一只曾经属于爸爸的旧棉袜里。袜子被塞在她和西尔维的衣柜后面，挨着她们的鞋子。

大多数许愿石是她自己找到的，有的是在小道旁发现的，有的是她最近用特制的埃斯特温 E13P 镐锤挖出来的。为了买这把锤子，她不知攒了多长时间的钱，攒够后还得请城里霍布斯顿五金店的鲍恩太太专门订购。不止如此，要是不买护目镜，爸爸还不让她买锤子。

“朱尔斯，你也想安全一些，对吧？”西尔维问她。当然。再说了，没有哪个真正的岩石迷会不戴护目镜就敲打岩石，朱尔斯知道这点。但要等到她攒够钱同时买下锤子和护目镜，那实在太难熬了。这时，西尔维做了件令人惊讶的事，她借给朱尔斯所差的十美元，这样朱尔斯就不必再忍受煎熬，能订购锤子了。西尔维总是这样乐于助人。

想起护目镜，朱尔斯就不那么生西尔维的气了，但不能完全平息她被撇下的怒气。她关掉灯，把放大镜重新塞回到睡衣里面。

她注视着岩石，那些在床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岩石，

伸手想从中挑出一块。她的手指先在一小块墨绿色的大理石上停了一下，然后她想起来，那是西尔维去丹比大理石采石场参加学校的田野调查时带回来的。大理石、页岩和花岗岩是她们所在的佛蒙特州的州石。朱尔斯喜欢那块大理石，喜欢它的凉爽光滑，喜欢把它贴在脸颊上。

但今天早上不行。她不会选择这块大理石，尤其是生西尔维气的时候。她最后选了块蓝灰色的页岩，那是她在树林旁夜鹰河的河边找到的。她用指尖按了按石头锐利的边缘，认为它是块很好的漂石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把这块石头打水漂，就此再也不见它。有的岩石可以往河里扔，也有的岩石属于舍曼星系。这块石头值得保留，一颗蓝灰色页岩行星。

“咚咚咚！”

西尔维在门外。她从不用手敲门，都是叫门。还有谁会这么干？此刻西尔维的叫门声，让朱尔斯觉得跟自己被撇下一样让人厌烦。

“走开。”

“我走不了。这也是我的房间，不是吗？我得换衣服。”

坏了，T恤！西尔维珍爱的弗洛·乔T恤。弗洛·乔

是西尔维的偶像，全名叫弗洛伦斯·格里菲斯·乔伊娜，她是女子一百米短跑纪录的保持者。朱尔斯知道西尔维梦想打破那个纪录，她也知道这是西尔维总在跑步的原因之一。但知道这个并没有多少用。有时，朱尔斯觉得自己看到的西尔维就只有她的背影——不管是跑道上，小路上，还是其他任何跑步的地方，她越来越小的背影。朱尔斯尽可能地把 T 恤抚平，然后放回原位。西尔维一起床就会叠好被子、摆好衣服，不像朱尔斯，她的床上总是一片混乱，尤其是在做了一次大型的岩石分类后，就像现在这样。

“咚咚咚！”西尔维的声音再次传来，“快点儿，朱尔斯，让我进去。”

“门没锁！”朱尔斯喊道，“哼！”

她们房间的门向来不锁。尽管很不高兴，朱尔斯还是不得不佩服西尔维能忍住不闯进来，而她自己可能就直接闯进来了。门把手转动了，西尔维出现在门口，穿着睡衣，又高又瘦。她直接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生气？”

“我没有。”朱尔斯掩饰说。

西尔维指了指朱尔斯床上的岩石，那是朱尔斯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明确信号。

“好了，快告诉我吧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姐姐。”

“打住吧你！”

“什么？难道我不是你唯一的姐姐？你在别的地方还有个秘密的姐姐吗？”

她坐到朱尔斯的床上，小心不去碰那些岩石。她的食指像条蛇一样穿过皱巴巴的毯子，一点点悄悄地挪向朱尔斯。从她们很小的时候起，西尔维就喜欢这么做，这总会逗笑朱尔斯。朱尔斯扭过头去，以免自己心软。

西尔维放弃了指头蛇游戏，转而拿起一块黑曜石。她把那块光滑的小椭圆形岩石拿在手里掂量。

“我还记得妈妈什么时候把这个给了你，”她说，“是你四岁的生日，你那时就很痴迷岩石。”她翻了翻眼睛，一副你是个什么怪小孩的神情。“说真的，哪个四岁的孩子会是岩石迷啊？”

够了！朱尔斯一把夺过黑曜石。西尔维又提起妈妈！黑曜石生成于火山喷发之际，不可遏制的蒸汽和气体融化了土壤，形成了这种又硬又亮的东西。那一刻，朱尔

斯觉得自己就像那块黑曜石一样，又硬又亮。

“你和爸爸，”她说，“你们俩就像一个秘密俱乐部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们两个谈论妈妈的时候，想过我的感受吗？”

西尔维茫然不解。朱尔斯继续爆发着。“你们似乎记得她的一切！”朱尔斯用拇指搓着黑曜石光滑的表面，“可我呢？我什么也不记得。我试着去想象她时，只能看见她的头发，就像……就像……”

她停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把黑曜石放回到床上，放回到岩浆岩纵列中。

“我的。”西尔维接着那句话说，“跟我的头发颜色一样。你要说的是这个吗？”

朱尔斯点点头。没错，这正是她刚才想说的。

但她没有说的是，不管怎样努力，她对妈妈的记忆都越来越模糊，而且似乎全部都重叠在一起，即使用她那十倍的放大镜也看不清。

## 2

“我看起来确实像妈妈，”西尔维说，“可是你看起来像爸爸。我们扯平了，不是吗？”

朱尔斯俯视着散布在床上的舍曼星系：一旦分门别类摆好后，原先混乱的星系就显得小了，但也更有序。那块蓝灰色页岩仍在她手上。没选西尔维给的大理石，这让朱尔斯觉得自己有点叛逆，不再是西尔维一直以为的那个她了。姐妹俩不必知道对方的一切，对吧？朱尔斯觉得这样很好。

西尔维又开始偷偷在毯子上挪手指，试图逗笑朱尔斯。她讨厌姐妹俩之间任何的不和谐，哪怕只是短暂的。

你我要同心协力，妹妹，她总是这样说，我们得互相支持。

忽然，西尔维的目光被窗外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。

“嘿！下雪了！”

“下雪？”朱尔斯叫道，“真的吗？”

她立即滑下床，走到西尔维身旁。透过窗玻璃，她看到鹅毛般的大雪正从空中翻滚飘落。地上的雪大概已经有几厘米厚了。西尔维激动得跺起脚来。朱尔斯也觉得她们俩之间的冰冷中融进了一丝喜悦。

“要是我们抓紧点，说不定还能堆个雪人家庭。”西尔维说，“快，去拿靴子！”

朱尔斯和西尔维都想起了雪人家庭，那些曾经一下雪她们就会堆的小小的雪人。

朱尔斯把蓝灰色页岩放回到床上的舍曼星系里，但并没有放进变质岩的行列中。她喜欢把这块岩石当作一颗行星，至少现在是这样。她的岩石和她的困惑都可以先放一放。

“快点！”西尔维说着套上了连帽衫，还戴上了连指手套。

“来了！”朱尔斯回应道，怒气全消。她穿上连帽衫，

戴上连指手套，跟着姐姐来到门厅，猛拽靴子。她刚一穿好，西尔维就抓起她的手，拉着她穿过厨房门，跳下前门廊的台阶。姐妹俩穿着法兰绒睡衣，迈进清新的空气中。

她们俩一个慢，一个快；一个胖，一个瘦；一个十一岁，一个十二岁。她们是朱尔斯和西尔维。爸爸说她们俩是“死党”。“同心协力，妹妹。”西尔维总是这么说。现在完全成真了。她们是雪鸟，雪女孩，雪姐妹。朱尔斯所有的恼怒都消失在了寒冷清新的新雪中。

“真是完美的雪啊！适合堆雪人。”西尔维感叹道。朱尔斯早就从陷在雪里的清晰靴印看出来了：“我们开始吧。”

飘落的雪花就像雪蛾子。朱尔斯捧住一片，雪花停留片刻后融进了蓝色手套里。她深吸一口气。这场雪是来自天空的意外的礼物，因为她们本以为上一场雪就是……嗯……最后一场。白天越来越长、天气越来越暖和，朱尔斯几乎已经相信不会再下雪了，不会再有小雪人家庭立在房子周围——门廊边，大枫树下或围着邮箱排列。但现在，雪又来了。